

晉

書

載記第八

晉書百八

御撰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慕容廆字弈洛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  
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  
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  
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  
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龍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  
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  
王父步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  
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  
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  
長必爲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  
別步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

虜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虜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虜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虜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虜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督虜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慙之弥加勸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

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庖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庖曰素延雖大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无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庖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庖子翰言於庖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庖從之

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  
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庾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  
都督大單于庾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庾鎮軍將軍昌黎遼東  
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庾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  
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庾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  
說庾曰今兩京傾没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久命所係明公  
雄據海朔跨摠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  
王命又自以為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  
有罪誰敢不從庾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  
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庾將軍單于庾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  
幽冀淪陷庾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庾乃立  
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  
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  
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

抽西河宋龜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  
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  
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軌  
率國曹束脩受業焉庾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  
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懿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  
者莫有赴之懿意庾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庾以  
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庾庾曰彼信崔懿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  
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  
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  
吾與懿譎而覆之三則自疑三國之中与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  
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庾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  
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懿昨有使至於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庾  
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三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  
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庾簡銳士配戟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暕懼虜之仇已也，使兄子壽僞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虜將壽示以攻圍之趣，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壽懼，首服。虜乃遣壽歸，說暕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必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壽及高瞻等於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虜遣黠龍裘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其

使於建鄴勒愬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鮑距之以裴焜爲右部  
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攻乞得  
龜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  
以歸成帝即位加虜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固辭不受虜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  
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勸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  
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  
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  
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弥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  
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  
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  
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埽除群羯下不能身赴  
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主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  
於董卓惡逆甚於崔巨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

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  
 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今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  
 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  
 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  
 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邦  
 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  
 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心  
 誠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弔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  
 陽自茲以降主相龍袞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  
 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  
 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  
 心所去敵有豐矣易可震蕩王郎表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  
 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  
 昔曹叅亦崇此道著畫一時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

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  
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  
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  
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  
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  
遠陳寫言不宜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寫前箋并齎其  
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保府曰自古有  
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嶠會神武之略邁蹤前  
史惠皇之末右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  
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撿仇之彊國  
叔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  
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皝自弱冠蒞國忠於王室明允恭  
肅志在立勲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  
統蕩平江外虜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

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虜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虜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弼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翼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速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摠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異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弼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敷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係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負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

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庖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義及雋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裴嶷字文異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庖時諸流寓之士見庖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群士啓行庖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庖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庖從之遂陷寇營庖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庖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旣使至盛言庖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

還帝試留疑以觀之疑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  
投迹荒歧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  
爲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  
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  
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  
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魔  
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  
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  
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  
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  
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  
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与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  
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懿隨懿如遼東懿之与三国謀伐魔也瞻固

諫以爲不可從不從及從奔敗膽隨衆降于虜虜署爲將軍膽稱疾不起虜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俾勲古烈此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膽仍辭疾篤虜深不平之膽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虜除之瞻聞其言弥不自安遂以憂死

載記第八

晉書百八

[illegible]

載記第九

晉書百九

御撰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訓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

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黠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黠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黠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弈等救之黠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黠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庖故事黠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黠將乘海討